

“殖民情境”理论与法国殖民史研究的转向*

王雯菲

【提要】 20世纪90年代,“殖民情境”理论运用于法国历史学领域。该理论强调,殖民主义的冲击是整体性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的改变,而且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转变。受其影响,近年来法国殖民史研究大体围绕三方面展开:其一,改变被殖民者笼统的、模糊的以及无行动力的固有形象,强调殖民地社会的主体性;其二,弥合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叙事分离,关注帝国内部流通;其三,跨越殖民帝国的空间限制,重视人、物质与思想在帝国间的循环。“殖民情境”理论与新帝国史、历史学的全球转向汇合,共同促成了法国殖民史研究的重要转向。

【关键词】 “殖民情境”理论 法国殖民史研究 后殖民史学

21世纪以来,殖民研究方兴未艾。受后殖民理论影响,西方史学界围绕帝国意识形态、殖民话语、政策的制定与统治实践展开热烈讨论。^①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后殖民史学关注“权力话语”,重视被殖民者的经历与体验,重塑了殖民话语结构;而反对者质疑,后殖民史学忽视殖民社会的多样性及帝国间的互动,并倾向于将西方殖民形象固有化。^② “殖民情境”(la situation coloniale)理论正是在这一论战背景下被引入历史学领域,作为“反对早期殖民史研究中的非反思性经验主义和后殖民研究中去语境化倾向”^③的利器。它所倡导的突破单一分析单位、审视殖民社会的复杂背景、关注帝国间的流动与比较,^④使之成为当前法国殖民史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参考之一。基于“殖民情境”理论,近年来法国殖民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一是深入殖民地内部,考察殖民社会的形成;注重帝国内部、帝国之间的人员、思想、物质流通;二是研究对象下沉,关注女性、移民、混血、囚徒等群体;三是广泛运用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年鉴》杂志在2008年第3期的“引言”中对此现象做了精确概括:“殖民史备受关注。民族模式枯竭的假设、全球史,旨在摆脱‘欧洲中心论’的诱惑,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学界对殖民史的合理兴趣。”^⑤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研究(1958—1974)”(项目编号:20CSS026)的阶段性成果。

① Claire Eldridge and Jennifer E. Sessions, “French Colonial Histories from Below”, *French History*, Vol. 32, No. 4, 2018, p. 464. 中国学者对后殖民史学研究的成果,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魏孝稷:《英帝国史研究的“后殖民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包茂红:《后殖民主义与亚非拉环境史研究》,《中国非洲研究评论》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② Pierre Singaravélou, dir., *Les empires coloniaux, XIXe-XXe siècle*, Le Seuil, 2013, “Introduction”, p. 28.

③ Isabelle Merle, “La situation coloniale chez Georges Balandier: relecture historique”, *Monde(s). Histoire, Espaces, Relations*, Vol. 2, No. 4, 2013, p. 232.

④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reface”, p. viii.

⑤ “Empir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63, No. 3, 2008, p. 489.

中国学界业已关注法属殖民地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关联等问题,^①但尚未聚焦法国殖民史学的流变和殖民史书写的多元尝试。法国殖民史学的发展趋势,反映的是一系列研究愈益重视殖民社会的异质性、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以及帝国的流通与停滞、统一与分裂进程。笔者拟爬梳法国殖民史学的发展阶段、前沿问题,以此为据揭示“殖民情境”理论对法国殖民史学的整体影响,以及其与法国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

一、法国殖民史学的发展阶段

法国的殖民史研究始于16世纪,与其海外扩张的时间基本同步。早期殖民地纪实文学与史学作品大多由传教士、军人和探险家书写,向外界传递了美洲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战争与贸易信息。^②这些研究代表了大航海时代法国海外叙事的一般模式,即以基督教史学为主要特征,从“他者”角度审视异邦,目的在于服务宗教使命,或为政治和商业活动提供历史注解。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学界对殖民地历史的兴趣因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瓦解而减弱。但是,自19世纪中叶起,法国积极参与瓜分世界浪潮,国内相关研究随之复兴,并表现出与旧制度时期不同的特点。

第一,殖民研究更具系统性。在此需要特别指出两类研究:一类是由政府职员^③或受聘于政府的学者所做的智库研究;另一类是由高校研究者编纂的殖民地史。1880—190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殖民扩张相结合,催生出“殖民高等教育”,内容涵盖历史与殖民地理学、殖民立法和经济、本土心理学、殖民农学等领域。^④以高中和大学为中心,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学科空间应运而生。可以说,这20年是法国“殖民知识”制度化^⑤的重要阶段,人文学科交叉发展,乃至为年鉴学派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⑥

第二,殖民研究的“欧洲中心论”色彩浓厚。北非马格里布、撒哈拉以南非洲引起法国学界的强

① 庞冠群等学者在此领域做了较有洞见的研究。庞冠群考察了法国革命与殖民地的互动,指出对海地革命的分析是全球史维度下法国革命研究的重要分支。参见庞冠群:《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张智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全球转向主要是从帝国史和殖民史而非政治史中发展起来的。参见张智:《全球史视域下的法国大革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1日。

② Marc Lescarbot, *Histoire de la Nouvelle France; contenant les navigations, découvertes, & habitations faites par les françois es Indes Occidentales & Nouvelle-France*, Adrian Perier, 1617; Jean-Baptiste Du Tert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îles Saint-Christophe, de la Guadeloupe, de la Martinique et autres de l'Amérique*, Jacques Langlois, 1654; Jean-Baptiste Du Tertre,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Antilles habitées par les François*, 4 Vols., Thomas Jolly, 1667—1671.

③ 皮埃尔·马杰里的成果颇具代表性。马杰里自1844年起任职于海军与殖民地部,负责整理17—18世纪新法兰西建立前后的相关材料。他主编的史料集不仅包括17世纪法国开辟美洲据点的经历,还收录了路易十四及其幕僚与军方针对墨西哥湾自由航行而展开的信件往来,这类档案汇编为19—20世纪法国的海外殖民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参考。Pierre Margry, *Découvertes et établissements des Français dans l'ouest et dans le sud de l'Amérique Septentrionale*, 6 Vols., Maisonneuve, 1879—1888.

④ Pierre Singaravélou, *Professer l'Empire. Les “sciences coloniales” en France sous la IIIe République*,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Histoire contemporaine), 2011. 由高校研究者编写的殖民地史研究不胜枚举,在此仅列举几例。Prosper Cultru, *Histoire de la Cochinchin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883*, A. Challamel, 1910; Christian Schefer, *L'Algérie et l'évolution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la politique colonial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Champion, 1928; Joannès Tramond, *Des conclusions sur la colonisation comparée*, Au siège de la Société, 1933.

⑤ Pierre Singaravélou,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colonial’. Un état des lieux”,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Vol. 122, 2009, p. 71.

⑥ 年鉴学派的发展得益于19世纪后期现代地理学的出现。《地理年鉴》(*Annales de Géographie*)创始人之一的维达尔·白兰士是吕西安·费弗尔的导师。1891年《地理年鉴》杂志创刊,创刊号首篇文章即回顾了法国海外殖民地及建设“更伟大的法国”的动机。Pierre Foncin, “La France extérieure en 1891”, *Annales de géographie*, Vol. 1, No. 1, 1892, pp. 1—8.

烈兴趣。^①然而,这些成果都着眼于法国人的行动,以“彰显法式英雄主义,强调法国的文明使命和无尽的努力给数百万非洲人带来的和平与繁荣”。^②为了将殖民主义合理化,有学者回溯了法国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历程,以此表明殖民扩张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③该研究指出,法国的殖民历史需要从其外交而非国内政治的维度加以理解。殖民帝国与“天然的大陆”是两条并行路径,共和原则并不适用于殖民地。^④此后,虽然还有学者尝试弥合殖民主义与共和政治原则间的矛盾,将殖民统治理解为法国历史和国家身份的表达,^⑤但学术界未能在殖民帝国的定义、殖民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殖民主义与共和原则间的差异上达成共识。^⑥上述论点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中叶以前法国学界对殖民问题的主流认识:殖民史由法国海外历史演变而来,书写殖民史旨在突出法国作为帝国和欧洲代理人的形象与地位。

第三,各类殖民研究学会、官方与民间史料中心问世。长期较为活跃的学术机构有1902年建立的马达加斯加学会、1904年建立的法国西非殖民地档案馆、1912年成立的法国殖民历史协会,以及1915年成立的法国西非历史和科学研究委员会。大部分学会受殖民当局资助,以帮助后者更好熟悉殖民地历史与现状。客观来看,殖民学术机构搭建了殖民地知识精英与法国史学界合作的平台,拓宽了史料来源渠道,殖民口述史学也是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

总的来说,至19世纪晚期,针对殖民研究的官方—学界—社会网络已经形成,三方推动使得法国殖民史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方式呈现出来。但是,这样的呈现又是片面的与功利的,它勾勒出法国人居中而背景模糊的画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相关研究成果仍基本上是帝国扩张的话语载体。

20世纪5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与人文社会学科的重组,致使法国殖民史研究日益敏感。在第一次印支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冲击下,法国的殖民史学转变为扞伐殖民主义的政治话语,“服务于帝国利益”的殖民史学最终被区域国别史取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打开了殖民帝国研究的新思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猛烈抨击殖民主义,将其视为法国“对非洲的谋杀,或者至少是对非洲的剥削”。^⑦在方法论上,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殖民地的概念应划分至“第三世界”范畴内,^⑧将殖民史纳入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其中,贡

① 如1874年刊出的第一篇殖民史研究博士论文《安德烈·布鲁:法国在塞内加尔殖民地的缘起》,考察了17、18世纪之交活跃在塞内加尔的法国贵族安德烈·布鲁的商业探险经历。Étienne Berlioux, *André Brue ou l'origine de la colonie française du Sénégal*, Librairie de Guillaumin, 1874。法国在亚洲和拉美的殖民地研究见于殖民地综合研究中,例如 Alfred Rambaud, dir., *La France coloniale, histoire, géographie commerce*, A. Colin, 1886; Paul Gaffarel, *Histoire de l'expansion coloniale de la France depuis 1870 jusqu'en 1905*, F. Alcan, 1893。

② Sophie Dulucq, “Writing African History in France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in Thomas Spear,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African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0。

③ Léon Deschamps, *Histoire sommaire de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Fernand Nathan, 1894; Louis Vignon,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Librairie Guillaumin, 1891。

④ 维农在《法国的扩张》一书中,通过比较英帝国治理与法国的殖民政策后表示,英国的殖民政策不受国内政治影响,因而是连贯的、成功的。Louis Vignon, *L'Expansion de la France*, p. 371。

⑤ Marcel Dubois and Auguste Terrier,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Un siècle d'expansion coloniale*, A. Challamel, 1900。

⑥ Christina Carroll, “Republican Imperialisms: Narrating the History of ‘Empire’ in France, 1885 – 1900”,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Vol. 36, No. 3, 2018, p. 134。

⑦ Jean Suret-Canale, *Afrique Noire- l'ère coloniale (1900 – 1945)*, éditions sociales, 1961。

⑧ Sophie Dulucq and Colette Zytnicki, “Penser le passé colonial français, entre perspectives historiographiques et résurgence des mémoires”,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86, 2005, p. 62。

德·弗兰克·萨米尔·阿明的依附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法国引发强烈反响。文化研究则主张从长时段考察殖民地在殖民前和独立后的历史,视“殖民时刻”为悠久的土著社会发展中的插曲。^①文化理论为殖民地社会变迁划定了系统性框架,相关成果不再致力于研究帝国或帝国时代产生的认识论,而是将殖民地视为承载社会、文化和技术变革的土地。受文化理论影响,法国的非洲古代史、近现代史研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同时期英美学者的成果遥相呼应。^②世界范围内殖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历史学家关注殖民地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和内生性,以及批判西方对殖民地历史叙事的垄断权力。

二、“殖民情境”理论对后殖民史学的补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殖民主义在与“欧洲中心论”的对抗中兴起,它既是对西方话语影响的反思,也是对早前文化转向的回应。学术界普遍将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③视为后殖民研究的发端。“东方主义”(Orientalism)分析殖民话语文本,解构西方对他者的表征,关注被殖民者的凝视与体验,引起了英、美、印度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后殖民研究的英文成果已蔚为壮观,集中体现在文学、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领域。^④法语学界则从旁而观,质疑后殖民主义简化了前殖民地的民族文化,是过度政治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⑤甚至有学者表示,后殖民理论是“分裂的思想”:一方面依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另一方面依赖西方哲学和欧洲人文学科的遗产。^⑥

虽然后殖民理论争议不断,但是后殖民性的历史学却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一批学者认同。后殖民性的历史学,顾名思义,指的是后殖民研究的历史化表现,^⑦殖民史学在其影响下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化。首先,研究客体经历“双重转变”,即从经济、政治到殖民文化的转变、从被殖民者的反抗到殖民者话语的转变。其次,后殖民理论提出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权力的认知结构与抵抗的文化基础、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多重关系、国家形成中群体身份的构建,乃至史料的辨别与使用^⑧——对历史学有深刻的启示。再次,知识与文化路径是后殖民史学观察社会的窗口。如果说马克思主义

① 参见 Isabelle Merle and Emmanuelle Sibeud, “Histoire en marge ou histoire en marche? La colonisation entre repentance et patrimonialisation”, in Maryline Crivello, Patrick Garcia and Nicolas Offenstadt, dirs., *Concurrence des passé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rovence, 2006, pp. 245 – 255; Raymond Mauny, *Les siècles obscurs de l'Afrique noire: histoire et archéologie*, Fayard, 1970; Yves Person, *Samori, une révolution dyula*, IFAN, 1968 – 1975, 3 Tomes; Nathan Waachtel, *La vision des vaincus. Les Indiens du Pérou devant la Conquête espagnole (1530 – 1570)*, Gallimard, 1971。

② 英国学者巴塞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的《古老非洲的重新发现》(*Old Africa Rediscovered*, Gollancz, 1959)、《非洲母亲:非洲,岁月的考验》(*Black Mother, Africa: The Years of Trial*, Goulds Book Arcade, 1961)在法国引起热烈讨论,两本书的法译版本于1962年和1965年问世。

③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④ 相关研究包括 David Spurr,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Ranajit Guha, ed.,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 – 1995*,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⑤ Jean-Marc Moura, “Sur la situation des études postcoloniales francophones”, *Neohelicon*, Vol. 35, No. 2, 2008, p. 55。

⑥ Achille Mbembe, “Pour comprendre la pensée postcoloniale”, *Esprit*, Vol. 330, No. 12, 2006。

⑦ Emmanuelle Sibeud, “Post-colonial et colonial studies: enjeux et débat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Vol. 5, No. 51 – 4bis, 2004, p. 92。

⑧ 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24, No. 3, 1996, p. 356。

史学重点考察物权关系,那么后殖民史学则强调智权互动,^①以及殖民意识形态如何运用于社会实践之中。最后,后殖民史学主张重塑中心与边缘关系。殖民地的科学研究实践不能简单地概括为殖民者操控所有知识,^②文化差异的构建是相互的,殖民者在定义被殖民者时也被后者赋予了意义。

除上述变化,近二十年来,法国的殖民史研究大有超越后殖民史学的趋势。为了批判后殖民理论中的非历史性,厘清殖民问题的复杂性,殖民史研究者开始借用法国社会学家乔治·巴兰迪(Georges Balandier)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殖民情境”概念。这一概念可以总结为三点。第一,“殖民情境”由压迫和暴力、不真实和不平等组成,它产生了杂交、混合与来往。殖民化是一种权力关系,源于特定的历史进程,具有深刻而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意义。^③第二,“殖民情境”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所有参与者都是历史的角色。在这一“整体”之中,有土著首领参与的殖民统治阶级,有社会“政治变性”(dénaturation politique)的发生,还有因个人主义或生活方式改变而产生的“心理冲突”。第三,殖民者可以被划分为垦荒者、殖民当局、传教士、商人等群体,且在土著社会同样存在等级差异和阶层对立。由此可见,“殖民情境”概念囊括了统治关系、意识形态与心理层面的内涵,关注殖民社会的多层次性。

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情境”概念受到了法国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影响。它与乔治·古列维奇(Georges Gurvitch)的“特定社会局势”概念、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整体社会现象”,^④以及英国学者埃里克·安德森·沃克(Eric Anderson Walker)的“整体社会”概念相关联。它们都试图通过特定的社会情境,展示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强调特定情境对于社会行动和变革的意义。但是,巴兰迪的“殖民情境”理论并不局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巴兰迪曾抨击人类学研究者不受任何文化交融的影响,将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抽象化。他呼吁殖民社会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果,保持与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话。巴兰迪还重视殖民的政治行政层面,强调族群首领在殖民统治机器中的重要性和社会的“政治异化”。这也是他本人针对加蓬和刚果地区的调研得出的结论。^⑤

此外,“殖民情境”理论并非一成不变。1951年该概念首次提出时,巴兰迪主要关注的是殖民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剥削与利用。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者影响,在文章中引用了斯大林的言论,也阐发了查尔斯-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有关资本主义与殖民垄断之间联系的观点。^⑥但在1955年出版的《黑非洲当代社会学》一书中,马克思主义观点被大量隐去。巴兰迪开始侧重于殖民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殖民主义对非洲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价值观及文化认同的影响。在他看来,殖民主义的冲击是整体性的,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的改变,更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转变,而殖民社会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处于一种“动态和动荡”的状态。巴兰迪指出,我们不能通过描绘的方式理解社会传统,而是要关注社会和历史变迁的过程,并考虑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影响。他还重视被殖民者的反抗与抵抗形式,考察反殖民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文化复兴运动,强调被殖民

① Dane Kennedy, “Imperial History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p. 357.

② Emmanuelle Sibeud, “Post-colonial et colonial studies: enjeux et débats”, p. 93.

③ Georges Balandier, “La situation coloniale: approche théoriqu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11, 1951, pp. 44 - 79.

④ Georges Balandier, “La situation coloniale: ancien concept, nouvelle réalité”, *French Politics, Culture & Society*, Vol. 20, No. 2, 2002, p. 5.

⑤ Georges Balandier, *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2, pp. 39 - 72.

⑥ Georges Balandier, “La situation coloniale: approche théoriqu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11, 1951, p. 53.

者的主体性。^①

这种基于情境和过程分析的方法是巴兰迪为社会学所做的最突出贡献。^② 他引入情境理论概念,强调社会行动和结构的相互作用。“殖民情境”被视为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网络。巴兰迪主张,社会科学家应该摆脱对静态模式的依赖,关注社会变迁和历史进程中的动态因素。总的来说,“殖民情境”理论对于理解殖民时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动态具有重要意义,为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期的历史、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虽然理论在提出伊始并未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同行的普遍接受,但是该研究思路启示后来的历史学研究者深入探索殖民状况,剖析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复杂关系。

最早将“殖民情境”理论引入历史学研究的是美国的非洲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和人类学家安·劳拉·斯托勒。在1997年出版的《帝国的紧张局势:资产阶级世界中的殖民文化》一书中,两位编者通过对南非、东南亚、刚果、阿尔及利亚等地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实践,探讨了殖民地社会中的权力动态、文化交流与抵抗行为。库珀与斯托勒表示,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从来不是可以按照欧洲形象或利益改造的空白,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白人与黑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分法只反映了部分事实。殖民研究不能再局限于“被殖民者”这一分析单位,也不能理所应当地将欧洲、西方与资本主义视为一体,而应该考虑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探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亲密接触、吸引和对抗中塑造彼此的过程。关注权力关系、身份认同与文化交流,实际上正是“殖民情境”理论的核心要义。库珀和斯托勒在研究中力图展现殖民地和宗主国如何在包容与排斥的辩证法中共处,以及考察在共享但存在差异的帝国空间中出现的生产、权力与知识阶层。^③

其后,库珀在专著《殖民主义问题:理论、知识、历史》中进一步阐释了“殖民情境”理论的内涵。他表示,帝国必然会产生差异,但不一定会产生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土著的世袭权威,通过族群网络施加的统治,以及从被征服省份招募的高级行政人员,都使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更为复杂。如果资产阶级想要利用殖民地劳动力,则不得不将自身利益与土著精英的利益捆绑在一起。^④ 与此同时,库珀还将研究视域扩大至帝国间的联系,考察帝国的竞争与协作。在他看来,帝国间的联系,“不仅是外交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以不同方式传播意识形态和社会规范的问题”;帝国建立了人员、商品和思想的流动路线,同样也被这些不受控制的变数所撕裂。^⑤

整体来看,库珀与斯托勒的研究突破了二元对立的传统殖民史叙事模式,突出了复数的“殖民情境”。他们揭示了殖民社会中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关系,以及殖民地人民如何在权力关系中生活和反抗,“殖民情境”理论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历史学应用。除此之外,库珀和斯托勒充分重视情境概念中的“整体”分析视角,回应了巴兰迪提出的“如何将殖民社会和被殖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整体’”和“如何看待殖民社会与被殖民社会的互动”等问题。^⑥ 这为非殖民运动以来徘徊在边缘地位且方法模糊的法国殖民史研究带来了理论准备。

① Georges Balandier, *Sociologie actuelle de l'Afrique noire*, pp. 1-38.

② J. Copans, “Pour s'accorder à ce siècle, il faut l'explorer: hommage à Georges Balandier”, *Anthropologie et Sociétés*, Vol. 41, No. 1, 2017, pp. 317-329.

③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p. 3.

④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51-52.

⑤ Frederick Cooper, *Colonialism in Question, Theory, Knowledge, History*, p. 53.

⑥ Georges Balandier, “La situation coloniale: approche théorique”, pp. 44-79.

在复数的“殖民情境”理论启发下,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新兴的殖民研究着力于剖析殖民经验的多样性,展示殖民动机、代理人和行政形态的复杂性,以此表明殖民社会不能简单归结为从属社会与统治社会的总和。事实上,殖民者试图分享政治和财政权力,获得被殖民者同意,使其统治合法化;土著本地人也并不是非合作即对抗的,他们可以接受个人或集体的回避或适应策略,通过非暴力形式弱化殖民权威。^①新的殖民研究还试图展现宗主国与殖民地、殖民帝国内部的各殖民地、跨帝国间的人口、思想与资本交往。^②正如A. G. 霍普金斯主张的,帝国是跨国组织,是为了调动世界资源而建立的,超越国家的联系使帝国的存在与延续成为可能。^③新的殖民研究以交叉视角打破帝国历史与共和历史之间的壁垒,树立了多元化的观点与研究路径。

三、基于“殖民情境”理论的前沿研究

基于“殖民情境”理论以及库珀和斯托勒的研究,近年来法国殖民史学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第一,改变被殖民者笼统的、模糊的以及无行动力的固有形象,强调被殖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二,以“整体”视角考察帝国,突破宗主国与殖民地分离的或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形成“连贯的帝国”概念;^④第三,跨越殖民帝国的空间限制,重视人、物质与思想在帝国间的流动。

(一)殖民社会的结构与形态

法国学界重点关注殖民社会的形成问题,以动态的眼光考察殖民社会的历史变迁,从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更为细致地区分法国在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治理模式。正因为各殖民地具有不同的社会形态、处于差异化发展阶段,针对法属殖民地的研究便无法一概而论。

研究者瞄准了法国殖民统治的具体实践,其中尤以新喀里多尼亚岛、印度支那半岛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受到最多关注。新喀里多尼亚岛在19世纪法帝国历史上占有独特地位,^⑤法国在此实行定居殖民主义统治形式。监狱管理局和殖民当局通过“双重殖民计划”——承诺给予刑事犯以农民身份、承诺给予自由移民以土地财产^⑥——推动法国在大洋洲的扩张。罪犯和自由移民组建了一个单一而矛盾的喀里多尼亚社会,其特点是白人与土著卡纳克人之间的结构性对立。^⑦在权力关系、工作关系、邻里关系和对抗关系的交互影响下,新喀里多尼亚社会遭遇分化重组。与新喀里多尼亚殖民政策不同的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分散于印支半岛两端的大城市及城市中心。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印度支那存在一个全球社会:殖民者占据金字塔顶端,其下是早已存在的等级社会。法国的统治没有消除旧有的等级制度,而是对其进行了整合。^⑧在殖民进程中,法国定居者指责行政当局冗

① Pierre Singaravélou, dir., *Les empires coloniaux, XIXe-XXe siècle*, “Introduction”, p. 32.

② Sebastian Conrad, “Rethinking German Colonialism in a Global Age”,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41, No. 4, 2013, pp. 543 – 566.

③ A. G. Hopkins, “Back to the Future: From National History to Imperial History”, *Past & Present*, Vol. 164, No. 1, 1999, p. 205.

④ Emmanuelle Saada, “‘La Situation Coloniale’ vue d’ailleurs: regards croisés transatlantiques”,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110, No. 1, 2001, p. 6.

⑤ Isabelle Merle, *Expériences Coloniales. La Nouvelle-Calédonie. 1853 – 1920*, Belin, 1995.

⑥ Isabelle Merle, “La Nouvelle-Calédonie, terre d’expériences coloniales”, *Hermès, La Revue*, Vol. 65, No. 1, 2013, p. 50.

⑦ Christelle Taraud, “La colonie de peuplement, c’est la confiscation des terres ‘indigènes’ pour les colons”, in *Idées reçues sur la colonisation*, Le Cavalier Bleu, 2018, p. 50.

⑧ Pierre Brocheux et Daniel Hémerly, *Indochine, la colonisation ambiguë*, La Découverte, 2001, p. 177.

官冗员,吞没了本可以用于殖民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他们还反对以印度支那银行为首的金融垄断。殖民当局在印度支那的统治经历,重复了法国本土国家与个人、行政与个人之间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土著群体反对殖民统治。^①

由新喀里多尼亚和印支半岛的个案研究可见,研究者重视殖民地的主体性和殖民社会分层情况,尤其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研究者以整体的眼光观察殖民社会,而这一整体性不仅包括组成“整体社会”的各类群体,还展示了各类群体的独特表现。群体的异质性、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以及为维持统治关系而进行的系统性变革,使得殖民情境深刻而快速地变化。

相较于大洋洲、亚洲的法属殖民社会研究,更多学者将视野投向非洲。^②近年来的研究侧重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定居殖民主义政策实践,表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存在理念与实施间的差距。一方面,政府和殖民行政当局鼓励移民征用当地人土地,以扩大公共空间,并试图通过殖民定居点同化阿尔及利亚,将后者打造成法国领土的一部分。^③另一方面,殖民者依旧依赖土著劳动力。盖·伯维尔将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情境”总结为“鲁莽干预主义的半自愿结果”,^④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土地不成比例的控制,造就了殖民者和土著群体之间的统治与依赖关系。另外,围绕“黑脚”^⑤的产生、经历、集体记忆,以及阿尔及利亚公民权的分配等议题,学界也展开了深入讨论。^⑥有研究通过梳理 1865—1920 年的土著入籍材料后指出,虽然法国的公民身份与伊斯兰教信仰之间具有不相容性,^⑦但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群体与被殖民群体依然存在互动。部分穆斯林利用法律漏洞成功转变为“法国公民”。^⑧对穆斯林群体加入法籍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殖民地国籍归属的司法解释,以及殖民时代海外“法国公民”的划定标准。

由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入籍研究引申出殖民帝国背景下国籍与公民权分离问题。18—19 世纪,

① Pierre Brocheux et Daniel Hémery, *Indochine, la colonisation ambiguë*, p. 184.

② 针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学界已有丰富的论述。盖·伯维尔考察了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对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记忆。参见 Guy Pervillé, *Histoire de la mémoire de la guerre d'Algérie*, édition Soteca, 2022。拉法莱尔·布朗什利用法国军团的行军日志,研究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军队和酷刑。参见 Raphaëlle Branche, *La torture et l'armée pendant la guerre d'Algérie. 1954 - 1962*, Gallimard, 2016。狄诺特考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司法与豁免权。参见 Sylvie Thénault, “Justice et droit d'exception en guerre d'Algérie (1954 - 1962)”, *Les Cahiers de la Justice*, Vol. 2, No. 2, 2013, pp. 71 - 81。本杰明·斯特拉通过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的对比研究表明,摩洛哥人经历了不同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时期与模式,塑造了“植根于传统并强调连续性”的历史观念,而阿尔及利亚人是在反抗奥斯曼帝国和法国的行动中形成了强烈的领土意识。这些不同的观念带来民族国家合法化的两种形式——摩洛哥依靠历史,阿尔及利亚依靠地缘势力。参见 Benjamin Stora, *Algérie, Maroc, histoires parallèles, destins croisés*, Maisonneuve et Larose, 2002。

③ Guy Pervillé, “Le rôle de la colonisation de peuplement dans la politique de la France en Algérie et dans l'organisation de la colonie”, in Alain Saussol et Joseph Zitomerski, dirs., *Colonies, territoires, sociétés, l'enjeu français*, L'Harmattan, 1996, pp. 167 - 180.

④ Charles Robert Ageron, *Les Algériens musulmans et la France, 1871 - 1919*, 2 Tomes, PUF, 1968.

⑤ 法国的定居殖民政策催生出新族群——阿尔及利亚法国人(les Français d'Algérie),或更大范围来讲,欧裔阿尔及利亚人(“黑脚”,les pieds-noirs)。

⑥ 相关研究包括 Michèle Baussant, “Exils et construction de la mémoire généalogique: l'exemple des Pieds-Noirs, Le silence de la mémoire”, *Pôle Sud*, Vol. 24, No. 1, 2006, pp. 29 - 44; Sylvie Thénault, “Migrations, colonisation. France-Algérie, XIXe-XXe siècles”, *Le Mouvement Social*, Vol. 258, No. 1, 2017, pp. 3 - 12。2019 年,法国《海外历史杂志》(*Outre-Mers, Revue d'Histoire*)第 2 期专门讨论帝国公民权问题。这一期收录的 12 篇论文讨论了法国在大洋洲、非洲(索马里、喀麦隆、阿尔及利亚)、美洲(瓜德罗普)公民身份的分配与困境。

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民”和“臣民”之间的巨大分歧被打破,政治权利不再与个人地位挂钩。1944 年阿尔及利亚法令承认“法国穆斯林”的公民身份,1946 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引入了“法国联盟公民身份”(citoyenneté de l'Union française)。

⑧ Laure Blévis, “La citoyenneté française au miroir de la colonisation: étude des demandes de naturalisation des ‘sujets français’ en Algérie coloniale”, *Genèses*, Vol. 53, No. 4, 2003, p. 28.

法国的殖民地民众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并没有通过革命或新的主权形式在民族国家中得到明确塑造。殖民地土著又被称为“臣民”(les sujets),并无公民权。这种殖民地特性不仅揭示了共和原则与“殖民地例外”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还深刻影响着国族认同的定义。^①为了厘清“臣民”与“公民”身份间的巨大差异,部分学者展开了针对殖民地弱势群体,如青少年、混血儿、妓女、罪犯等的考察。以混血儿的群体认同为切入点,相关研究展示了殖民行政当局和法国政府在地方与帝国层面处理“混血儿问题”的尝试:未被父亲承认的混血儿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尽管他们在父亲离开前接受了法式教育,但仍然是帝国的“臣民”;殖民地混血儿被双重排斥于土著世界和欧洲世界之外:处于殖民社会的边缘,很难在社会、政治及律法中找到一席之地;被帝国视为诱发混乱、威胁到帝国社会网络一致性的因素。^②“殖民情境”理论同样谈及混血儿问题。巴兰迪在1951年发表的论文《殖民情境:理论方法》中表示,混血儿注定会被孤立,因为他们体现了一种无法归类或扰乱殖民地等级秩序的“种族妥协”。尽管是“种族妥协”,但混血儿却不是“社会的妥协”,因为很难将他们视为被殖民社会和殖民社会之间的纽带。^③当前法国学界对混血儿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延续了情境理论对等级制度与排他性的讨论。

(二)殖民帝国内部的空间与流动

帝国与移民流动互为因果。自16世纪起,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强迫劳动制的发展、雇佣劳动力的涌入、城市化的深入推进,殖民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如果说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个十年是法国本土向外移民的黄金时代,那么第二个十年就是海外移民长期定居的十年。^④此后,由殖民地 toward 宗主国的反向流动以及帝国内部各殖民地之间的横向流动加剧。移民拓展了帝国空间,商品、资本、思想随之加速流通。基于“殖民情境”理论的研究致力于以殖民地精英、劳工群体的迁移来展现“流动的帝国”景象。

精英阶层的形成与流动是近年来殖民史研究的热点。有论著以殖民地新精英为研究对象,将殖民地行政管理置于帝国空间中进行考察,揭示了新精英阶层——定居者、贵族、公务员、军官的多样性。^⑤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移民往往是双向的。有学者在考察了法国当代史上三次极具规模的移民潮后指出,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法国面临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工人的结构性短缺,从殖民地 toward 宗主国的反向移民逻辑符合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需求。20世纪20年代,重建热潮导致法国本土劳动力短缺,超过10万阿尔及利亚人、1.5万摩洛哥人在法国工作。^⑥法国学者辛加拉维鲁的研究强调,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受教于宗主国的知识分子、军官、学生返回原籍。“循环移民”的流动增加了殖

① Emmanuelle Saada, “Nationalité et citoyenneté en situation coloniale et post-coloniale”, *Pouvoirs*, Vol. 160, No. 1, 2017, pp. 113 - 124.

② Emmanuelle Saada, *Les enfants de la colonie. Les métis de l'Empire français entre sujétion et citoyenneté*, La Découverte, 2007.

③ Georges Balandier, “La situation coloniale: approche théorique”, *Cahiers internationaux de sociologie*, Vol. 11, 1951, pp. 44 - 79.

④ Hugo Vermeren, “Les migrations françaises et européennes vers l'Algérie au début de la IIIe République”, in Abderrahmane Bouchène, Jean-Pierre Peyroulou, Ouanassa Siari Tengour et Sylvie Thénault, dirs., *Histoire de l'Algérie à la période coloniale*, La Découverte, 2014, p. 195.

⑤ Claire Laux, François-Joseph Ruggiu et Pierre Singaravélou, dirs., *Au Sommet De L'empire, Les élites Européennes Dans Les Colonies (XVIe-XXe Siècle)*, Peterlang, 2009.

⑥ 热瓦尔·诺瓦里埃尔深入剖析了法国近现代史上的三次移民浪潮,指出每一次移民浪潮都对应着经济扩张。第一波浪潮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第二帝国繁荣时期;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这也是殖民移民开始的阶段;第三次浪潮对应着战后“辉煌的30年”。Gérard Noiriel, “Une histoire du modèle français d'immigration”, *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 Vol. 2, No. 8, 2010, pp. 32 - 38.

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互动。^① 还有学者的研究旨在剖析法国不同时期在法属西非、法属赤道非洲、马达加斯加和印度支那采取的强迫劳动手段,以及分析由强迫劳动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如法国殖民当局在西非组织强迫劳动力从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迁移到劳动力缺乏地区;在法属交趾种植园招募北方安南人种植等。^② 另外,近年来有学术成果开创性地揭示了战争与殖民地人口流动的深层关系。历史学家热拉尔·诺瓦里埃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了移民史的“根本性断裂”,见证了“选择性”移民的诞生。^③ 据估算,战争期间约有 22.5 万殖民地劳工来到法国工作,其中绝大多数人来自北非。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是自愿被招募的,一部分人是被征用的,还有一部分人屈从于暴力征召。与签订民事合同的外籍劳工不同,殖民地工人受制于军事管制。^④ 大多数殖民地劳工在停战后的几个月内被遣返,然而这段经历让他们认识了宗主国,与宗主国社会有了第一次接触。对此,有研究指出,战后遣散殖民地劳工的安排一度陷入混乱,返回殖民地的工人面对日益收紧的殖民统治政策,表现出心理落差与不适,他们随后成为引发帝国分裂的因素之一。^⑤

除了人的流动,物质、资本与知识的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殖民帝国的内部整合。有学者通过解读 19 世纪末阿尔及尔中央警察局的特别报告,展示了一个被国际新闻笼罩、同时殖民当局投入大量资源控制信息的社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属阿尔及利亚当局对外部颠覆具有持续性恐惧,而管控等做法根本无法阻挡本地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会有受过教育的土著穆斯林阅读法语报纸,并附有翻译与评论。”^⑥ 法语新闻与本地信息紧密交织,使得国际新闻在阿尔及利亚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影响力,殖民社会更为全球化与多元化。另有研究聚焦殖民地理知识的更新与传播。在后殖民研究看来,地理学和帝国主义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地理知识是压迫和殖民控制的工具,对人口和领土进行分类的过程则是帝国统治的证据。^⑦ 而事实上,制图活动和地图的使用使帝国与殖民地在文化上的对话成为可能,展现了西方文化和土著文化之间、科学知识和方言知识之间的关系。地图是知识与行动工具;地图的制作过程,使制图师与殖民行政当局和当地人民建立了充分联系。制图师一方面利用当地人的常识,另一方面不断向殖民地行政官员和军官传授相关知识。^⑧

① Pierre Singaravélou, *Les empires coloniaux, XIXe-XXe siècle*, pp. 125 - 126.

② 盖达主张,强迫劳动是 19—20 世纪法国殖民主义的关键要素。因此,他的研究关注强迫劳动与法殖民帝国的构建联系。Peter Gaida, *Le Travail forcé dans les colonies françaises, 1900 - 1946: L'empire de la contrainte*, Indes Savantes, 2021. 相关研究还可参见 Alessandro Stanziani, dir., *Le travail contraint en Asie et en Europe, XVIIIe-XXe siècles*, Éditions de la MSH, 2010; Ferruccio Ricciardi, “Qu'est-ce qu'un 'travailleur africain'? Marché, coercition et mobilité en Afrique équatoriale française (1911 - 1940)”,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Vol. 245 - 246, 2022, pp. 153 - 182.

③ 战争期间,阿尔及利亚各省与法国本土之间的交通管制暂时放松。1924 年,法国政府决定结束殖民地与本土之间的人口自由流动,土著人口需出示身份证件和就业证明才能进入法国本土。相关研究参见 Emmanuel Blanchard,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algérienne en France (1900 - 1990)*, La Découverte, 2018; Gérard Noiriel, *Immigration, antisémitisme et racisme en France (XIXe-XXe siècle): discours publics, humiliations privées*, Éd. Fayard, 2007, pp. 287 - 301.

④ Gérard Noiriel, “L'immigration algérienne en France”, [https://histoirecoloniale.net/1-immigration-algerienne-en-France-par-Gerard-Noiriel.html#ps\[2023-01-23\]](https://histoirecoloniale.net/1-immigration-algerienne-en-France-par-Gerard-Noiriel.html#ps[2023-01-23])

⑤ Laurent Dornel, “La démobilisation des travailleurs coloniaux et étrangers (1918 - 1922)”, *Outre-Mers, Revue d'histoire*, Vol. 106, No. 400 - 401, 2018, pp. 79 - 98.

⑥ Arthur Asseraf, “La société coloniale face à l'actualité internationale: diffusion, contrôle, usages (1881 - 1899)”,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oraine*, Vol. 63, No. 2, 2016, pp. 110 - 132.

⑦ Hélène Blais, Florence Deprest and Pierre Singaravélou, “French Geography, Cartography and Colonialism: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37, No. 2, 2011, p. 146.

⑧ Houda Baïr, “Hybridation du savoir cartographique et du savoir vernaculaire dans la Tunisie du XIXe siècle”, *Cybergeog: European Journal of Geography* [En ligne], <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cybergeog/29581> [2023 - 03 - 20]

(三) 殖民帝国之间的网络与互联

近年来,法国殖民史研究除关注帝国内部循环,还重视帝国间的竞争、合作与连通。该研究动态承续了全球史、新帝国史和庶民研究趋势,并且受到“殖民情境”理论的影响。^①

事实上,库珀和斯托勒在《帝国的紧张局势》中,已兼论帝国间的人、思想与制度的多重循环,强调改变旧有观察尺度。^②但是,库珀和斯托勒研究中的跨帝国指向与全球史又存在差异。在其阐述之下,广泛的非国家框架可能会掩盖国家殖民政策之间的差异,因而需要以关注空间联系而不假定“全球”的方式来考察殖民主义的扩张。库珀等学者以非洲殖民化为例提出,殖民化并不是全球“网格”中的一部分;殖民帝国划分势力范围,通过新的领土边界切断非洲大陆已有的贸易网络,破坏乃至摧毁了跨印度洋、撒哈拉以及西非海岸的贸易体系;非洲被迫融入以宗主国为中心的帝国经济体之内。^③研究殖民化,实际上是研究空间的重组、联系的建立与破坏。

当前,基于“殖民情境”理论的跨帝国研究大多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第一,梳理殖民帝国在某一殖民地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如,辛加拉维鲁将视野投向了1900—1902年的天津。当时,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了镇压义和团起义且兼顾治理城市的国际军政府。该临时政府的存在,反映了“集体帝国主义”的尝试。可以说,殖民势力“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有时甚至是街道上的敌人”。^④学者伊莎贝尔·谢勒聚焦1884—1914年德、法在多哥和贝宁的跨殖民地交往,展示殖民地行政官员、军人、贸易代表和传教士对彼此行为的认知。作者提炼了一个与辛加拉维鲁天津研究颇为相似的观点,即法德在西非的关系以“白人之间普遍的热诚、反复的合作和高度重视团结为特点”,至少在两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前,柏林和巴黎都将防止法德在非洲发生冲突视为首要任务。^⑤第二,追踪某一群体的跨帝国行动轨迹。有学者关注法属殖民地的华裔劳工,指出1895—1901年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曾协助马达加斯加当局招募华人合同工。华工由东亚至非洲东部的流动,直接展示了法帝国内部和跨帝国网络中的各类参与者,如殖民行政当局、受利益驱动的中间商、远洋运输船队的表现,以及支持或拒绝这些劳动力迁移的条件与手段。^⑥还有研究重点考察了20世纪30—60年代日本在非洲的商业活动。以往大多数关于殖民背景下亚非关系的论述都集中于非殖民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对非洲民族主义者的资助,而该研究突出亚非、欧非关系的跨帝国层面,强调日本是第一个在欧洲殖民扩张高潮时期在喀麦隆进行重大经济活动的亚洲国家。^⑦对日本海外殖民活动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第三方殖民力量在法属殖民地的存在,以及判明双方对殖民地负有的共同责任。第三,知识

① Damiano Matasci et Miguel Bandeira Jerónimo, “Une histoire transimpériale de l’Afrique Concepts, approches et perspectives”, *Revu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Afrique*, Vol. 275, No. 3, 2022, p. 1.

② Anna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in Frederick Cooper and Ann Laura Stoler, eds.,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p. 28.

③ Frederick Cooper, “Le concept de mondialisation sert-il à quelque chose? Un point de vue d’historien”, *Critique internationale*, Vol. 10, No. 1, 2001, pp. 101 – 124.

④ 辛加拉维鲁:《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郭可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⑤ Isabell Scheele, *Les relations transimpériales. L’exemple du Togo allemand et du Dahomey français à l’apogée de l’impérialisme européen*, Peter Lang, 2021.

⑥ Éric Guerassimoff, “Des coolies chinois pour Madagascar (1895 – 1902): négociations transimpériales et circulation de la main-d’œuvre dans les mondes coloniaux”, *Revu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Afrique*, Vol. 275, No. 3, 2022, pp. 111 – 127.

⑦ Souleymanou Amadou, “Impérialisme et immersion coloniale du Japon au Cameroun sous domination française (1933 – 1960)”, *Revu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de l’Afrique*, Vol. 275, No. 3, 2022, pp. 145 – 155.

和思想以“帝国云端”(the imperial cloud)的共享形式存在,^①服务于殖民统治。1894年,国际殖民研究所(Institut colonial international, ICI)成立,目的是在“学者、政治家和高级官员之间的跨国交流”基础上,向处于优势帝国地位的各个国家提供专业知识。有学者通过解读该研究所推出的第九套丛书——“土著教育”研究报告,证明1850—1930年亚洲殖民地高等教育实践正体现了思想在帝国之间的循环。它超越殖民地和帝国,是全球殖民知识生产与运输中的一环。^②无独有偶,辛加拉维鲁在《19世纪末殖民问题的国际化策略与殖民科学的跨国建设》一文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国际殖民研究所的诞生。他提出,殖民专家、协会、委员会、专家代表团、期刊以及展览等个人或团体,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在国际非政府组织框架内将新形式的知识合作和新学科制度化。这些个人和集体行为者的“持续性互联工作”,促进了殖民地知识的跨国传播。^③

四、“殖民情境”理论及相关研究的总体评价

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殖民研究的视角和分析框架不外乎“欧洲中心论”,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突出殖民地与宗主国、宗主国与宗主国之间的冲突竞争。关于帝国扩张的诸多论述中,无论约翰·西利(John Seeley)、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还是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均未能展现殖民帝国的复杂性。相较于英帝国研究,法国殖民史学还存在起步晚、研究对象长期被置于民族叙事之后等问题。共和教育与民族记忆构成了法国史的一体两面,而帝国史学被塑造为一幅三联画:公民的政治参与,国家的形成,最后才是帝国的建立。^④

法国殖民史学的边缘处境一直到20世纪末才发生改变。新帝国史、后殖民研究不仅冲击着旧式帝国史学,而且提醒法国学界跳出“民族痴迷”的情愫,关注与讨论更大的世界。因此,“殖民情境”理论的历史学应用并非偶然,它是法国殖民史学家借助帝国内外人与物的流通、知识与思想的互鉴,向“欧洲中心论”和民族叙事传统发起的挑战,同时旨在纠正后殖民理论的偏颇。但是,如果仅认为“殖民情境”理论是对法国史学传统的背离,则有失公允。事实上,“殖民情境”理论深深地植根于法国经验。从方法论上看,它综合借鉴了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研究方法,其历史学应用正体现了法国人文学科注重跨领域交叉研究的特色。从研究视角看,“殖民情境”理论强调的“特定时刻的文化和政治构建,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是历史参与者”,^⑤呼应了年鉴学派“从下方而不是从高处看历史”的倡议,^⑥促使法国殖民史学者深入殖民地内部,展示殖民地的主体性与生命力,探索殖民主义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在局部的具体表现。从研究框架来看,“殖民情境”理论着眼于“动态的整

① Christoph Kamissek and Jonas Kreienbaum, “An Imperial Cloud? Conceptualising Interimperial Connections and Transimperial Knowledge”, *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Vol. 14, No. 2, 2016, pp. 164–182.

② Sara Legrandjacques, “Interconnexions universitaires. Pour une approche transimpériale 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Asie coloniale, années 1850–1930”, *Les Cahiers Sirice*, Vol. 20, No. 1, 2018, pp. 29–48.

③ Pierre Singaravélou, “Les stratégies d’internationalisation de la question coloniale et la construction transnationale d’une science de la colonisation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Monde(s). Histoire, Espaces, Relations*, Vol. 1, No. 1, 2012, pp. 135–157.

④ Jean-Frédéric Schaub, “La catégorie ‘études coloniales’ est-elle indispensabl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63, No. 3, 2008, p. 629.

⑤ Anna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Between Metropole and Colony: Rethinking a Research Agenda”, p. 15.

⑥ Lucien Febvre, “Albert Mathiez: un tempérament, une éducatio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Vol. 18, No. 4, 1932, p. 576.

体”,主张殖民社会所有的组成部分均相互作用,且根据统治和依赖模式的变化不断调整关系。这一主张与近年来兴起的跨国史和全球史潮流汇合。或者说,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为动态的殖民社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参考,使殖民社会与被殖民社会有机的整合在“连贯的帝国”之中。

当然,基于“殖民情境”理论的史学研究还有延展空间。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实际上只是把殖民帝国作为殖民事实来处理,缺乏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反思,淡化了对殖民地人民反抗运动和殖民主义消极影响的论述。这可能是与殖民问题高度的敏感性,以及法国政府近年来刻意强调法国殖民地与本土共有的记忆有关。^①因此,相关研究亟需与后殖民史学参考互鉴,使之真正成为具有批判性意识的史学研究。

此外,相关研究还应考察个体在殖民地及全球流通中的经历,深入挖掘殖民帝国的全球影响。通过个体流动研究,相关论点得以在“对小规模行动领域的深入描述和广阔的全景图”^②中交替呈现,最终实现以小见大、细节融入整体。这也符合近年来“微观全球史”研究的要义。

最后,根据殖民帝国的“全球化效应”重新解读帝国史,法国殖民史学者除了聚焦帝国间的联系,还需要进一步考察殖民地之间的往来。在这一点上,德国与英美学界做出了启发性尝试,展示了诸如印度的“自治”概念是如何影响了肯尼亚民权运动;^③孟加拉激进分子、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埃及政治家是如何联络沟通的。^④

总之,“殖民情境”理论为法国殖民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形成一种有异于传统但又兼具法国特色的研究范式。它展示了殖民化的复杂内涵,不过,无论理论本身还是相关史学研究,至今仍在不断深化发展,且与外界始终保持对话。因此,这种来自法国的殖民史研究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作者王雯菲,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讲师;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近年来,法国政府致力于构建殖民地—宗主国共有的记忆。2021年1月,历史学家斯特拉发布一份长达146页的研究报告,提出通过建立和解渠道,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不同记忆之间开启对话。Benjamin Stora, “Les questions mémorielles portant sur la Colonisation et la Guerre d’Algérie”, <https://www.elysee.fr/admin/upload/default/0001/09/0586b6b0ef1c2fe2540589c6d56a1ae63a65d97c.pdf> [2023-04-30]

② Romain Bertrand et Guillaume Calafat, “La microhistoire globale: affaire(s) à suivr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73, No. 1, 2018, pp. 1-18. 目前,英语学界针对殖民问题的微观研究相对丰富,例如Rebecca Rogers, *A Frenchwoman’s Imperial Story: Madame Lu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lger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hamed Oualdi, *A Slave Between Empires: A Transimperial History of North Af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③ Margret Frenz, “Swaraj for Kenya, 1949-1965: The Ambiguities of Transnational Politics”, *Past & Present*, Vol. 218, 2013, pp. 151-177.

④ Durba Gosh and Dane Kennedy, *Decentering Empire: Britain India and the Transcolonial World*, Orient Longman, 2006.

emergence of the field is based on the abundant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roduced in the legal system and preserved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It also benefits from applying legal history to criminal historical materials. Criminal history has become a new wa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legal system.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study of crimes through legal history adds a new angle and facilitates investigation into legislative control; Secondly, the study of criminal group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ociety through social history broadens the scope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law, conducive to the investigation into judicial practi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criminal history, we cannot just limit ourselves to microscopic and grassroots perspectives of social history, but also to grasp the variability and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society at the macro-level.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roache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and the Turn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 Wang Wenfei

In the 1990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was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French history to criticize the bias of the post-colonial historiography for antagonizing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and ignoring the diversity of colonial social backgrounds. At the same time, it emphasizes the total impact of colonialism, not just changes in form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ination, but also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fluenced by this theory,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has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o change the general, vague, and non-active inherent image of the colonized, emphasizing the dynamic of colonial societies; secondly, to bridge the narrative gap between metropolis and colonie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l circulation of empires; thirdly, to transcend spatial limitations of the colonial empire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irculation of people, materials, and ideas among empires. The “colonial situation” theory is converged with the rise of new imperi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in historiography, which has jointly contributed to an importa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French colonial history.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Zhao Yueqing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iddle East historiography but with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viewing history as the result of class struggle, it analyzes Egypt’s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a crucial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this country. It is built upon the response of historical writing to coloni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reality.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Egypt not only continued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al Marxist principles, but also expands the scope of dissemination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beyond China in foreign lands.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has experienced various stages from being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 to evolving into schools of historiography, from sticking to dogmatism to pursu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from promoting class struggle to embracing anti-extremism.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Egyptia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n Miyazaki Ichisada’s “Tang-Song Transformation Theory” // Sun Bo

Miyazaki Ichisada further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Song Dynasty” (also known as “The